

用脚和笔丈量世界 阿来《西高地行记》出版

多年来，作家阿来用脚和笔丈量世界，认知内心。他攀行在雪山之间，仰望苍穹，俯身凝视花草生灵……阿来说，行走与写作是他的宿命。从四川到云南、贵州、甘肃……阿来写大地、星光、山口、银环蛇、野人、鱼、马、群山和声音。阿来的不断行走，构成了一幅属于他的文学版图。



《西高地行记》

对花草树木倾注大量热爱

作为一位植物学的痴迷者和博学者，小说家阿来在散文中，对花草树木倾注了大量热爱。阿来说：“我是一个爱植物的人。爱植物，自然就会更爱它们开放的花朵。”阿来热爱植物在文学界也广为人知。评论家李敬泽就认为，“阿来是一个博物学家，他对自然充满了热爱和敬佩，有一种凝视和珍惜。”

2023年6月，阿来的最新散文集、行走笔记作品《西高地行记》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正式推出。这本散文集收录了阿来于2011年之后创作的9篇长散文。包括《故乡春天记》《嘉绒记》《贡嘎山记》《平武记》《玉树记》《果洛记》《山南记》《武威记》《丽江记》。

阿来曾经在多个场合说过，他喜欢并切实踏上之旅，都不是普通意义的观光，而是文化之路。他认为，出门旅行最好不只是娱乐休闲，而要与读书求知结合起来，这样会获得

更深刻的精神愉悦感。对于一个地方的了解，有没有掌握关于那地方的文学和诗歌的书写，有巨大差别。“我们不光要前往地理上的远方，还要抵达思想和审美上的远方。我来倾听，来感触，来思考。来证实，今天在别处上演的，在这里曾经上演过的种种复杂的文化现实。”

大地上的行走也带给阿来深邃的思考动力，“我走向了宽广的大地，走向了绵延的群山，走向了无边的草原。那时我就下定了决心，不管是在文学之中，还是文学之外，我都将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

诗意弥漫在散文作品中

阿来是小说家，但他的文学起步于诗。当他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他就开始了高原上的诗意漫游。这样的经验也让阿来之后的小说文本散发出诗意的的气质。比如《尘埃落定》中的语

言深具诗意之美，被读者广为称道。

这种诗意也弥漫在他的散文作品中。在收入《西高地行记》中的《武威，武威》中，他这样写道，“在我意念深处，河西走廊好些地名都曾这样反复念叨。一个地名，在史籍中，在地理书上，在诗句间，在想象里，反复出现，自然就会带上咏叹的调子……半梦半醒间，写于公元6世纪的《凉州乐歌》在耳边回响：‘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到今天，那些生活场景都消失了，却有少数文字透过历史烟云，流传下来，让我们可以依稀触摸到一点过去时代的生活质感。比如，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我不想让自己如此精神恍惚，便从床上起来，坐在窗下读一本前人们写于古凉州的诗词集。我并不想梦回什么朝，臆想前尘旧事，假定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属于今天的时代。在此说说古代，也只是今天现实的一个背景，一种比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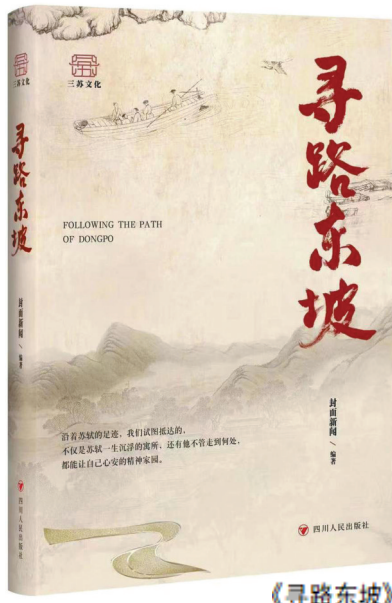
雪泥鸿爪与心路历程

——《寻路东坡》序

□莫砺锋

无论实际行迹还是心路历程，苏东坡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漂泊者。他青年时代离开家乡进京应试并出仕，后因母丧与父丧两次返蜀。那条“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东坡走过三次。那条以“瞿塘天下险”而闻名的三峡，他曾经过两次。他还曾在多地做过地方官：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其中时间最长的是杭州，前后两任一共长达五年半。时间最短的是登州，到任五天便奉命调离。此外东坡还曾三度被贬，在黄州、惠州和儋州度过了长达十年的贬谪生涯。东坡年轻时的名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堪称漂泊人生的最佳描述。然而东坡在神州大地上留下的足迹却是一串串清晰的脚印，历经千年仍然历历在目，后人可以跟踪巡礼，进而缅怀追慕，其故安在？

首先，东坡终生勤奋，那种在大名士身上容易产生的懒散、放逸等缺点在他这儿不见踪影。无论是作为在徐州城头浑身泥浆地指挥抗洪或是在西湖筑堤工地上与民工同食陈仓米饭的地方长官，还是作为安坐在翰林院里待诏草制的学士，或是栖身于不避风雨的枕柳庵里的逐客，东坡始终勤勉地对待人生，从不虚度光阴。除了在朝中勇于参政议政和在地方上创造卓著政绩之外，东坡还给我们留下海量的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其水平达到了史上罕有的高度。如果不是惜时如金，他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一生中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元符三年（1100年），刚从海南北归的东坡行至曲江，一叶扁舟搁浅在沙滩上，四周都是湍急的江水，旁人惊惶失措，东坡却神色自若地在倾斜的船舱中写字。这不但体现了东坡处变不惊的度量，而且体现了他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其困在船中无所事事，不如抓紧时机来写字，至于眼皮底下的惊涛骇浪和凶险暗礁，则一概置之度外。东坡始终把“君子



《寻路东坡》

以自强不息”的古训当成人生座右铭，他脚踏实地地走完了全部人生历程，他留下的每一个脚印都像化石一般坚实，历经千年风雨也难以磨灭。

其次，东坡的思想自由通脱，他的情感既执着又潇洒。东坡固然热爱峨眉之间的家乡，但对遥远的异乡也都安之若素。东坡曾称颂韩愈说：“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天下之士当然应以四海为家，东坡就是以一种襟抱对待转蓬般的流宦和流徙。他初到杭州便作诗说：“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他甚至对那些荒凉僻远的贬谪之地也有类似的亲切感，他在黄州写信给友人说：“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他在垂暮之年贬到惠州，作诗抒感说：“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他在海南的儋州度过了艰苦绝伦的三年，北归前作诗留别当地的土著友人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黄州、惠州、儋州都是东坡被命运偶然抛往的荒僻之

地，他却不但随遇而安，而且视他乡如故乡。所以东坡对神州大地山水自然的热爱是全方位的，他不仅喜爱那些雄伟壮丽的名山大川，也能欣赏默默无闻的普通山川。他在号称“东南山水窟”的杭州固然诗兴勃发，对密州的桑麻之野和平冈荒山也深感亲切。要不是见诸东坡的题咏，密州的马耳、常山岂会广为人知？黄州的赤壁又何以成为名震天下的名胜？经过东坡生花妙笔的题咏，他的履痕所及都已成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后人追踪东坡的游踪，不但可以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还能感受中华的优秀文化。

其三，东坡一生中不断地思考人生的意义，不断追寻人生的真谛。他的行走轨迹当然属于空间的性质，但也展示着心路历程的时间维度。人生苦短，汉末的古诗中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陶渊明在自祭文中说：“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李白更扩展此意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虽然人生短促得像一次短暂的旅行，人们的精神追求却没有止境，必然要寻觅一个永久的归宿地，来安顿他们的灵魂，关于天堂、乐土的虚幻彼岸便应运而生。东坡虽然鄙弃世俗的荣华富贵而追求精神超越，但他认定“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他要实现人生超越的场所就在人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相传宋神宗读了这句苏词感动地说：“苏轼终是爱君。”其实东坡深切依恋的对象并非君主或朝廷，而是整个人间。自幼至老，东坡一生中历尽坎坷，阅尽沧桑，但他的人生态度兼有坚忍不拔与从容淡定两大因素，从而达到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生境界。东坡就是在风雨人生中实现了精神超越，在艰苦逆境中创造了辉煌业绩。显然，当后人沿着东坡的足迹一路前行，他们也是在追寻东坡的心路历程，从而汲取奋发积极的精神启迪。



「这里是三星堆」

“这里是三星堆”： 高清手绘图“复活”国宝

2023年5月，由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朱亚蓉主编的“这里是三星堆”系列童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推出。“这里是三星堆”是一套绘本，由《这里是三星堆 面具传奇》《这里是三星堆 神秘法器》《这里是三星堆 三星伴月》三册组成。全书从科学严谨而又全面的角度切入古蜀文明，让小读者清晰地了解古蜀国历史，了解古蜀人的神秘故事，以及古蜀人与神的特殊关系，探寻诸多未解之谜。

“这里是三星堆”收入409幅高清图作品，包括文物和古蜀人生活场景复原图。这些图由美院专业插画师绘制，既高度还原，又不像照片那样生硬呆板，甚至比照片更立体，给孩子不一样的视觉享受。

全书通过一幅幅插图，梳理了三星堆古蜀文明的起源和衰亡，揭秘了巴蜀神话和古蜀人的衣食住行，让孩子以更近的距离去寻踪文明、贴近历史，寻找课本外的知识，感受中华文明的巨大魅力。

书中含有多个音频二维码，扫描后就可以聆听到正版的三星堆博物馆讲解词。封面和内文设计用色绚烂大胆，有强烈冲击力、震撼力。解说词与正文互相弥补、映衬，能给孩子多视角的全面知识，让孩子坐在家中就能拥有置身博物馆的体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书中插图